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八十五

宋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金天會十年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

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一名茶山在建安縣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徇擒其謀主謝嚮施遠

及裨將陸必彊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汰違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追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

置御前忠銳軍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字彥武萊州掖縣人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

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徐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謂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及官軍自明

州浮海抵鹽州降于劉豫

帝初御講殿自播遷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

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程興解潛王彥陳規字元則密州安邱人孔彥舟

王亨等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疑仲有逆謀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從

而假以即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證仲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吏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之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將隨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及死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以翟汝文字公異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汝文雖為檜

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詰目檜為金人奸細未幾即罷

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

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

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字武仲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諱之頤浩尋召還行在呂城鎮名在鎮江府丹陽縣東南金壇唐縣今屬鎮江府建平宋縣今屬廣德州

劉豫徙居汴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豫分置河南汴京洵沙

賦敏頗奇民不聊生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成既陷道州復陷賀州帝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

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即古萌嶺嶺五嶺之第四嶺也注見前置砦至北藏

嶺嶺與下蓬頭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唐置今飛謂部

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

妄殺累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尼瑪哈為都元帥烏珠副之

五月以權邦彥發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邦彥與政務疎無所建明常助呂頤

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未踰年卒

育太祖後子偶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

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于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帝聖取宗室有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

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顯如帝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叔疑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

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缺臣道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

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諟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于伯子行

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俸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

書奏帝讀之大感歎周王事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偶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

六年矣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其後與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東義郎子彦之子伯琮命才人鞠之亦太祖後也尋賜名瑗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時吳玠戍河池注見王彥戌金州二鎮皆饑興元帥臣閔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

中浚乃承制拜子羽為經略使知興元通商輸粟二鎮遂安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提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

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招收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頒戒石銘于州縣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胡安國罷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

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和賊選

縣令輕賦銀更弊法著官吏皆恤民事也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定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

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國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如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

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義氣所以制敵也宋度所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何為

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于相見何為

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

安國能初勝非
之罪而不能登
檣之奸雖事後
之是非易明先
幾之得失難料
或可寬其責倘
然以所聞游酢
可方司或之言
而論亦不宜輕
為稱許夫或身
佐曹魏其謀後
雖以言見忤而
死豈能瞞其從
逆之罪檣或給
使相方亦何足
取乃安國力舉
其賢徒受黨鬼
之自此不得謂
為庸庸所惑也
迂儒評議人材
每多偏執阿好
又不幸為小人
所愚遂致失足
難拔楊時之于
蔡京亦猶是也

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
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間游
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于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為黨
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
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絨默附會馴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
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
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字德卿福州人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
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況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
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
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遂卧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
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論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不肯
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字元
州常山字仲左司諫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字子公饒州德興人考宋有兩張燾一
字景元神宗時給事中一即此程
瑀字伯寓饒州馬陵人胡世將字承公劉一止字行簡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為之一空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先是著作郎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嘗專言檜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
不酬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為相
數月必聲動天下今為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呂

河北人歸金中原人歸劉豫則宋之所餘有幾

此策不復心

存宋室罪已當

誅且以叛逆僭

竊之豫公然視

為與國其心尤

不可問高宗能

燭其奸而正斥

之尚非闇于事

理者乃方罷斥

示不復用未數

年真代張浚相

位即有秦檜何

如之問其心固

未嘗果能惡檜

故旋復柄用聽

其謀國而不悔

總由和議之說

深中高宗隱微

遂不肯終于擯

秦則一時之榜

罪朝廷為眾

議所迫而非其

本懷耳

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等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暴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蔡崇禮字叔厚高密人

彗星見赦求直言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子斬陽今新州是本新舊改名後雖復舊並 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討劉忠

駐兵岳州之長樂渡在岳州府平武縣西 大敗之忠走淮西尋以眾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棋張

飲堅壁不動眾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詞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

賜也夜伏精兵三千于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宋史世忠傳作斬忠首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又解元傳元周覽賊若得其形勢歸告世忠世忠遣元以兵薄賊賊眾莫支遂平與世忠

傳至異今從世忠傳解元字善良保安軍人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尼瑪哈使烏凌噶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

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

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自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孟思久遠之謀歸

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

當盡達之已而尼瑪哈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

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尼瑪哈不答及是

尼瑪哈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偽甚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

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復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伊都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遣官給享于溫州

十一月王彥復秦州彥守金州數立功以捍蜀秦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責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在秦州清水縣西亦曰白石堡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號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至潭州湖湘羣盜先後就降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議令漕臣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謂之月椿錢其錢許取經

足取上供錢又不足取諸司封椿錢又并添酒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淨制錢諸案名皆許移用惟茶鹽錢不得用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九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

又所椿不給十之一二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于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以盧法原為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癸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侵金復賴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

宋自王安石蔡京相繼言利橫征重斂民不聊生邦本因而不固高宗親見閭閻疾苦定為差役法思欲與民休息曾幾何時復有月椿之取百姓方周敵已

極區區免役小
思元氣豈能遽
旋旋即加之朕
削其何以堪況
彼時僅餘東南
半壁尚使其推
于遂度更安望
能復侵地以保
遺黎頭活董謀
國不臧罪固無
可他譏高宗明
知而復蹈之亦
獨何耶

詔春秋望祭諸陵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在興安州石泉縣西金人入興元子羽玠還擊破之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

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在漢中府鳳縣西南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

熙河以綴關師時師古所復熙寧諸州薩里干自商于直擣上津隋縣故城在今鄭陽府鄭陽縣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

保石泉薩里干遂乘勝而進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

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金將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干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

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推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金乃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在饒風關北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闊饒風諸軍不支遂潰金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

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注見前玠難之遂退保西縣注亦見前子羽亦焚興元退保三泉薩里干遂入興元至金牛鎮

本唐金牛縣後廢為鎮在今漢中府沔縣西南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

玠乃間道會子羽楊政字制夫原州臨涇縣人子羽邀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

在沔縣西南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

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金人尋亦引去時張浚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

武休關名在鳳縣東南薩里干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歸語爾帥欲來即來吾有死

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饋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簽軍士以食而子羽玠

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眾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

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

而得不償失未幾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

宋高宗皇帝

四

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潁昌復失橫軍本羣盜無紀律勝則爭取子

女玉帛故至于敗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成欲降統制謝皋開封人皋指腹示之曰此吾赤心也自剖其

心以死

五月以韓肖胄字似夫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而遣肖胄

及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侵齊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六月岳飛討江廣羣盜悉平之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宋軍名今福建邵武府是餘注俱見前

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固石山洞也在虔郡縣北敗彭友悉眾至雲都迎戰躍馬馳突飛揮兵

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

亂棄山而走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

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

飛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

八月翟琮棄軍奔襄陽劉豫遂陷伊陽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樞有罪金人殺之樞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樞等被誅

九月呂頤浩免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

撓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

梓身為俘繫固難責其至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

端皆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暴虎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軍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微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立國願審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兵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字如晦殿中侍御史常同字子政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賜署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頤浩不能用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浙宣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間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陷京西諸郡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據之李橫奔荆南知隨州李道及郢州李簡俱遁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烏珠破和尚原于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今四川達州本西魏通州宋改達州通川郡此云通州蓋通川之誤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

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尼瑪哈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詔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字宜叟為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尋罷

甲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三月吳玠與金烏珠戰于仙人關大敗之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

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烏珠薩里于劉夔帥步騎十萬

由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

注見前

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

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

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金人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

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烏珠陣于

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

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軍踐而登薩里于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

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為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即遣統領田晟以

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

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擊橫山砦王浚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烏珠以下皆攜

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輕

動矣

以趙鼎參知政事鼎既輔政與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議不合俯尋罷朱勝非薦胡松年代之

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浚

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及是浚至臨安中丞辛

炳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

唐置今廣西鬱林州博白縣是

浚即日行詔以王似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浚當早之敗
雖可原然失
之罰不可道
至劉子羽以
軍枝拄其間

既諫於未戰之前及後思欲退通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後同事並從賤逐殊失戰陳之平其前後參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夏四月關師古兵敗降于劉豫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至是慕洵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遂

以洮岷二州降豫續綱目作降金考師古後為劉豫將入寇是降豫非降金也今依宋史改稱

以范冲字元長祖禹子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

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肆為謗訐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于帝

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

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其後論議罪追貶章惇蔡卞等官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

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

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

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

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

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賊馬應槍而斃餘騎皆擁

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夔擊大敗之又使牛皋

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震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

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子女玉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卽地皆齊賊首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

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

鼎此疏論張浚川陝情事願得其平至大將得專點隊最為興政夫關外便宜蓋謂施于號令賞罰藉以勸勵戎行若進官貶秩榮得自由不復稟承廟堂則點隊之不已勢且擅操生殺自昔強藩悍鎮未有不因此跋扈者是歛怨之患小而侵權之患大鼎所言尚未得其要也

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點陟專之可也鼎奏便所復為勝非所

押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點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士至于醢金房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

紛于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降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尼瑪哈

答書又約以淮南母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淮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又命良臣

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在常德府武陵縣北源出梁山下流至龍陽縣詔岳飛移兵討之先是詔都統制王瓊會

兵討楊太至是瓊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杜木寨在武陵縣東守將

許奎戰沒官軍死者甚眾于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瓊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

史魏字邦達和州應陽人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

劉豫使乞師于金遣其子麟入寇先是金主與尼瑪哈議南侵會烏珠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溼今士馬困憊

糧儲未豐恐無成功尼瑪哈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

主乃命鄂爾多達賚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烏珠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魏各將兵會金兵

南下騎兵自泗攻濬步兵自楚攻承州今揚州府高郵州宋為軍建炎中改承州尋復舊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

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趙鼎乃賢高宗親征一洗累年委靡之習南渡以後差為快舉然軍駕未行即有濟否非鼎所知之語則其中本無定見及平江間提高宗遂欲渡江決戰又復阻止是雖有親征之名而無親征之實故其功亦僅收得半非若潭湖之殺然一往勇斷集事也論者以鼎比之寇準則志雖同而才力不逮遠甚若喻樁之應非萬全及預思歸路仍書生畏怯之見其視頭浩下策相去蓋無幾耳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 詔辭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樁字子才南昌人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樁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

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鎮名在揚州府甘泉縣西與泗州天長縣接界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朕吾鞭所嚮于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轟呼貝勒舊作轟兒李董今改後仿此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轟呼貝勒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金軍亂官

軍迭進世忠令背寇軍北人呼酒瓶為甕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為親隨軍之名當時最號健銳見趙彥衛雲麓漫抄各持長斧上搯人胸下斫馬足金兵多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托卜嘉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遺董時亦擊敗金兵于

天長之鵝口橋解元至承州設伏以待又決河以遏之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閏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議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

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于是以孟庾為

總代通鑑輯覽

卷八十五

七

史記卷八十五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高宗決計親征
趙鼎遂留翼贊
此正可轉之機
諸將聞之自當
奮勵同心力圖
興復乃劉光世
竟遣人諷鼎且
敢云何事為它
人任惠視軍國
之重如膜外忽
君臣之義若路
人喪心至此雖
寸斬亦不足以
蔽其罪獨世忠
素以忠誠自勵
揚州濟師大儀
克捷頗懷敵愾
之心乃亦有趙
丞相真敢為之
語何其與行事
大相刺謬邪

張浚與金交兵
動輒敗衄非有
先聲可畏烏珠

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瓚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

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自建康移軍太平州時光世與韓世忠有私隙帝命御史魏杞等往諭解後宮之

自温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

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

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

樞密院事以其蓋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達賚烏珠擁兵十萬約日渡江決戰浚長

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制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皋救之金兵敗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皋

徐慶援之皋至遙語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

皋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尼瑪哈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十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

史魏良臣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敵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達賚屯泗州烏珠屯竹塹鎮在泗州東南路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

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

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

方帥勁旅南下
何至聞其來而
遽變色思歸乎
蓋金兵本因劉
豫邀請以出魏
道既已不繼又
聞太宗病篤故
無功而還耳譽
說者遂飾為此
說不足信也

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奮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雖衆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

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于是詔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緩懷之方

而以大仇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負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慮議者或以敵馬既退常遂用兵為自固之計臣竊以為全而生理未聞而欲浪戰以徒耗人既退當且保據

一隅以求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擄何以圖敵惟宜于防守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先

料理東南屏蔽當于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全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即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

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除強敵可滅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勢莫若推于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壁便相成撫循使待巡幸至于西北之民皆隴下赤子尚相宗湏養之深其心未嘗

忘宋計制于強敵不能自歸宜便相成撫循使待巡幸至于西北之民皆隴下赤子尚相宗湏養之深其心未嘗為得計而以治民為失策倉卒則如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

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如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于奔命哉且退避之

策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然卒不能用

遣使今金人造謠之深知我必願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年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

帶禮物所費不貲使輕往來坐索土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

為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

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

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然卒不能用

熙五年 金熙宗 宣統 仍稱 春正月 乙巳朔 日食

召張浚還 浚既還乃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建康浚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晟殂兄之孫亶 本名赫拉太祖第二子勝果之子勝果後改名宗峻立是為金 初尼瑪哈烏珠等會朝上

卷八十五 宋高宗皇帝

京金以會富府為上京今甯古塔東南有和項城即其遺址舊作火茸今改以阿木班貝勒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赫拉金主不得已許之赫拉

即宣也至是金主殂廟號太宗葬恭陵後改葬大房山宣立追尊其考賜果為景宣皇帝妃富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

景祖合理博曰世祖清拉舒曰肅宗盈格曰穆宗烏鴉舒曰康宗此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按烏嚕舊作烏魯巴哈舊作跋海餘赫舊作綏可今改

二月帝如臨安

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鼎浚相得甚歡人知其將並相史

館校勘喻樛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

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陲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

至體陵釋邑因數百皆太諱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皆皆謹呼而去于是相率來降體陵後漢縣今屬湖南長沙府

吳玠復秦州吳玠聞金侵湖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薩里干聞秦州被圍

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

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欵謁禮侍

御史張致遠字子敏南劍州沙縣人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

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月置總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

葉夢得等言宣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歲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

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富費用日廣請復行之

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于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總制錢課名甚多其數之可考者如

高宗會夏南渡載主以行復因航海置温州僅委守臣薦享此實禮禮之大者及臨安規模粗定權立廟以奉泰嘗不得謂之過舉而當時輒以不復有意中原文章論奏實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使高宗東旋志興